

褚坚 / 著

较量

正义与邪恶相较量

光明与黑暗作斗争

一系列**惊天大案**牵出由不法商人、贪腐分子与黑恶势力
结成的**罪恶利益链条**

人民警察机智勇敢,于危难之处**显身手**



群众出版社

较量

褚坚 / 著

群众出版社

· 北京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较量 / 褚坚著. —北京: 群众出版社, 2016. 6

ISBN 978 - 7 - 5014 - 5463 - 1

I. ①较… II. ①褚…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271063 号

较 量

褚 坚 著

出版发行: 群众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丰台区方庄芳星园三区 15 号楼

邮政编码: 100078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兴华昌盛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16 年 6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6 年 6 月第 1 次

印 张: 10.375

开 本: 880 毫米 × 1230 毫米 1/32

字 数: 310 千字

书 号: ISBN 978 - 7 - 5014 - 5463 - 1

定 价: 35.00 元

网 址: www.qzchs.com

电子邮箱: qzchs@sohu.com

营销中心电话: 010 - 83903254

读者服务部电话 (门市): 010 - 83903257

警官读者俱乐部电话 (网购、邮购): 010 - 83903253

文艺分社电话: 010 - 83903973

本社图书出现印装质量问题, 由本社负责退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目 录

引 子	/ 1
第一章 越狱行凶	/ 2
第二章 弱女失贞	/ 9
第三章 幕后操控	/ 14
第四章 高官受贿	/ 24
第五章 金库失窃	/ 30
第六章 智擒蠹贼	/ 36
第七章 袒露心扉	/ 41
第八章 怒惩手下	/ 50
第九章 黑道劫财	/ 56
第十章 重伤被俘	/ 65
第十一章 杀人灭口	/ 75

第十二章	大闹警队	/ 81
第十三章	意外被俘	/ 89
第十四章	一时冲动	/ 94
第十五章	为情所困	/ 101
第十六章	丢车保帅	/ 111
第十七章	委身土豪	/ 117
第十八章	狭路相逢	/ 124
第十九章	英勇就义	/ 133
第二十章	获得真情	/ 138
第二十一章	巧遇故人	/ 144
第二十二章	忍痛割爱	/ 151
第二十三章	抢占先机	/ 156
第二十四章	斗智斗勇	/ 161
第二十五章	初露锋芒	/ 166
第二十六章	遭遇猜忌	/ 171
第二十七章	智擒毒枭	/ 179
第二十八章	盗取情报	/ 184
第二十九章	龙蛇相争	/ 190
第三十章	初疑真凶	/ 195
第三十一章	重回支队	/ 200
第三十二章	顽匪招供	/ 207
第三十三章	警花遇险	/ 211
第三十四章	撞破玄机	/ 216

第三十五章	击毙凶犯	/ 222
第三十六章	死里逃生	/ 225
第三十七章	暗藏凶犯	/ 236
第三十八章	一日惊魂	/ 245
第三十九章	枭龙毙命	/ 256
第四十章	引爆身亡	/ 264
第四十一章	深入虎穴	/ 269
第四十二章	壮烈牺牲	/ 276
第四十三章	直捣老巢	/ 284
第四十四章	遇害托孤	/ 289
第四十五章	伤好归队	/ 298
第四十六章	堕入陷阱	/ 303
第四十七章	闺蜜设陷	/ 308
第四十八章	正邪较量	/ 313
尾声		/ 322

引 子

G市是一座历史悠久的南方古城，拥有两千两百多年的深厚历史文化底蕴，素有“物华天宝、人杰地灵”之美誉。齐亮对这个城市简直太熟悉了——这是一座风景秀丽的山水之城，章江穿城而过，城外青山叠翠，城内湖泊点缀，拥有“湖在城中、城在湖中”的花园城市景观。

然而这一切，曾经在茫茫的夜幕中消失。看不到星河般的灯火，找不到江水似的人流，闻不到弥漫的酒香果味，听不见欢歌笑语……齐亮久久地伫立在章江桥上，表情凝重，遥望远方。脚下湍急的江水伴随着沉入水底的漩涡拉开了他的思绪。那是几年前的夜晚，恐怖笼罩着G市，黑暗中潜伏着隐隐杀机，寂静中风冷树鸣，令人毛骨悚然……

第一章 越狱行凶

故事发生在二〇一二年四月。

夜，死一般寂静。

雨还在下，但明显地变小了，变成如牛毛细丝般，飘飘洒洒，撩得人脸上凉飕飕的。市中院党委扩大会议一散，齐云院长就匆匆离开会议室，跟着摩肩接踵的人流，走出闷热污浊的氛围。他是个高大结实的男子，看上去只有五十多岁，但实际年龄已经过六十了。在会上，市委副书记弘京代表组织部门宣布因年龄原因免掉他中院院长的职务，所以这也是他最后一次参加党委扩大会议。他早就答应同儿子齐亮一起过一个愉快的周末，但不是儿子忙就是自己忙，两人总凑不到一块。自从爱人亡故后，他既做父亲又做母亲，父子俩几年来相依为命。昨天儿子打电话和他约好明天一早去御景湾水库钓鱼，他非常珍惜这种周末的欢乐时光。

现在可好，退休了，可以彻底放松了。像往常一样，齐云星期五一下班就感到如释重负，终于可以摆脱一周来的繁忙公事：开会，约见，

批阅没完没了的案卷、公文，有时候还得穿上制服参加审判、讨论案情、出席各种社会活动。

行色匆匆的他，稍不留意就踩到了地上的积水，溅起的污泥将质料很好的衣服弄脏他也毫不在意。几分钟后，一辆黑色帕萨特稳稳地停在他身旁。如果在平时，钻进轿车，屁股一沾座位，疲惫不堪的身体像散了骨架似的瘫软在座椅上，他会闭上干涩的眼睛偷空打个盹儿。但今天他怎么也睡不着，免去职务的失落感，像幽灵一样久久缠在心头难以去除。他知道这一天早晚要到，可是真正来临时又很难面对。轿车很快就要到家了，思绪烦乱的他叮嘱司机干脆把他送到离家不远的羊心湖湿地公园边，他想在那里散散步，透透气，清醒清醒大脑。

“领导，已经很晚了，又在下雨。”司机知道领导心情不佳，好意提醒道。

“不要紧，只是下小雨，给我一把伞。”他下了车，撑着雨伞在蒙蒙细雨中独行。

此时，夜色笼罩，水雾茫茫的羊心湖湿地公园游人稀少，蜿蜒曲折的小径在昏暗的路灯下依稀可辨。这里的一草一木对齐云来说非常熟悉，他几乎每天都要来此活动活动筋骨，呼吸一下新鲜空气。唯独今天他没有心情观赏大自然风景，而是心事重重地埋头躲进偏僻的树林里，希望逃避去职的烦恼。他走了一阵，忽然感觉不对劲儿，但已经迟了，一把闪着银光的匕首顶在他的颈上。

“久违了，法官先生！”

齐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没想到持刀者竟是几年前被自己判了无期徒刑的陈小虎。他惊愕得合不上嘴：“你？”

“嘿嘿，没想到吧！”陈小虎冷笑着，面目狰狞，阴森森的目光直逼老院长。紧紧压住颈动脉的锋利刀刃在慢慢淌血。

很快镇静下来的齐云心知不妙，依然恢复了往日的尊严，他义正词严地怒斥道：“你不要太猖狂！你想干什么？”

他一面试图与歹徒周旋一面去摸口袋里的手机。他知道任何反抗在如此凶狠的歹徒面前恐怕都是徒劳的，但作为一个与违法分子斗争了一辈子的老法官岂能被这穷凶极恶的歹徒所要挟，他想留下对方犯罪的证

据。然而不幸的是，那把闪着寒光的匕首非常利索地刺进了他的脖子，鲜血喷溅了凶犯一身。

“哼！我想干什么？我想要你立刻到阎王爷那里去报到！看你还怎么让我蹲一辈子大牢。”凶犯发出刺耳的狞笑。

齐云手脚一阵痉挛，那只握住手机的手再也无力把它拨通。这位与邪恶斗争了一辈子的正义法官，不幸在离开岗位这一天失去了宝贵的生命。

陈小虎使劲儿抹掉脸上的血迹，却无法闭上齐云无比愤怒的双眼。那正义凛然的目光像针刺一样，扎得他浑身难受，无法避开。他有些心虚，有些底气不足，仿佛又回到了几年前的被告席上。

几年前的一个夏夜，天才蒙蒙亮。他蹑手蹑脚地摸进一家庭院，企图偷些值钱的东西。不料，意外发现一个非常漂亮的女孩儿穿着薄如蝉翼的睡裙，躺在一张竹床上在院子里乘凉过夜。对方洁白柔嫩的肌肤、娇憨甜美的睡态勾起了他心中的欲火，一时间，他忘乎所以，色胆包天，不顾一切地扑了上去，强行奸污了这个花季少女还把她打伤。然而异常的声音也惊醒了孩子的父母和左邻右舍，呼救声四起，他成了过街老鼠人人喊打。但他凭着一身好功夫，硬是趁着主人心慌意乱之际，大打出手，夺路逃出了院子。眼看就要逃之夭夭，谁知半路杀出了个程咬金，碰上刚下晚班路过此地的民警赵文华。陈小虎立刻成了被追逐的目标，他左冲右突与几个追捕者拉开了距离，但从左路摸上来的赵文华离他不过一箭之地且步步紧逼穷追不舍。陈小虎打定主意，准备拿这个追捕者开刀。突然，他一闪身钻进了一个巷子，隐蔽在巷口左侧的垃圾箱中，追上来的赵文华从他身边经过，手电筒四处照射。陈小虎计算着对方的脚步——大凡右手使枪的人，迈出左脚时最易失去平衡，而他就瞅准这一瞬间，对方的左脚刚离开地面，陈小虎猛然跃起朝对方的右脚腕处狠命踢出一脚，一只手唰地夺过已经打开保险的手枪。赵文华重重地摔倒在地上，手电筒在夜空中划了道弧光飞了出去。陈小虎迅速骑到他的背上，揪住他的头发，低声喝道：“你活得不耐烦了！让老子好好教训教训你！”陈小虎刚想用枪托向它主人的太阳穴上砸去，然而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刚才还行动迟缓的赵文华，突然像猫一样机敏。说时

迟那时快，他用手肘向压在身上的歹徒胸部狠命一击，同时一个鲤鱼打挺，迅速站了起来，劈手攥住对方的手枪猛力一拧，来势迅猛凌厉，不等对方明白过来，枪已易手。紧跟着赵文华就势用膝盖向陈小虎的胯间顶去，辜丸被顶个正着。陈小虎一声惨叫，按住腹部蹲在地上，赵文华不等他反应过来，又以非常老练的手法将其铐住。这几个动作几乎是一气呵成，毫无破绽。陈小虎明白今天遇上了克星，任何企图逃脱的做法都是徒劳的，只得束手就擒。

虽然陈小虎的家人费尽心机，出了不少钱，为他聘请了一流的律师，企图为他减轻罪刑。但眼前的这位法官不吃这一套，力排众议硬是把他送进了牢房，让他度过了几年难熬的铁窗生涯：肮脏秽臭，蚊虫叮咬，残羹剩饭。非人的折磨，牢头狱霸，他都不在乎，最使他无法忍受的是图圈中的孤寂。这日子总算熬到头了，多亏龙爷的策划与帮助，才终于令他逃脱了那可怕的监狱，脱掉那身破烂、肮脏、秽臭的囚衣。大仇已报，陈小虎感到心里轻松多了。但他更希望能洗个澡，理个发，搞点儿美味佳肴，举杯豪饮，沉入醉乡。如果此时能有个女人陪着，那更过瘾。他被想象中的好事弄得激动地颤抖起来。

当年满怀抱负的他，做梦也不曾想到自己会堕落到今天这个地步。

高中时，他总是睁着一双热诚的眼睛向往着未来，把理想的楼台在心里筑成宫殿般宏伟壮丽。他也曾幻想当一名建筑学家，把世界建成富丽堂皇的乐园。而自己就在那乐园里过着幸福快乐的日子，携同朋友，携同爱人……然而命运多舛，高考落榜把他美妙的希望摧毁了。社会上工作难找，世代为农的家庭日子过得像负载的蜗牛，沉重的经济负担把他渴望学习的机会碾碎了。更让他傻眼的是未婚妻娘家的贪心，硬逼他交六万块彩礼钱。嘿！六万？这对于连温饱也困难的他无异于雪上加霜。一怒之下，他卷起铺盖流浪进G市打工。

钱在人的生活中如果占了主宰地位，精神世界便会被贪欲充塞。钱是生活的车轮，也是灵魂的赌注，不少人为了钱，什么人格、道德、尊严和面子通通可以输光。陈小虎流落到G市后，才知道繁华的现代都市生活并不像他想象的那么如意，生存的竞争比农村激烈十倍，人们为了钱急红了眼，什么下流龌龊的手段都用。生存的空间狭小得很，想要暴

富几乎不可能，更何况城市物价、房价天天上涨，压得他寸步难行。生活虽然压迫人、围剿人，但也常常推动人努力，在被逼得无路可走的困境下，陈小虎虽然没有学历文凭和一技之长，却凭着身体素质强悍，加上原来在农村学了两套三脚猫功夫，竟然被机遇推上街头，开始耍拳、弄棒、卖假药的生涯。一次偶然的机会，几个地痞流氓寻衅闹事，说侵占了他们的地盘，抢了他们的饭碗，强迫他交保护费。逼急了眼的陈小虎抱着豁出去的念头当场大打出手，打倒几个。虽然与之结下梁子，但他居然名声大震。经过几次血的较量，一些地痞流氓慑于他的凶狠玩命，不敢轻易招惹这只下山虎，后经龙爷出面调停，双方摆平，义结金兰。活生生的血的教训，使他终于明白这个世界的生存法则是强者为王，勇者称霸。几年来他硬是凭着这个信念摸爬滚打，风里来雨里去，过着刀尖上舔血的日子，在 G 市站住脚。有几次他因打架斗殴被公安局送去劳动教养，监狱里的残酷折磨更把他锻造成一只凶狠、残暴的猛虎。他回想起自己的经历，简直荒唐可笑，就像做了一场噩梦似的……

空旷的夜空中传来一阵发情的公猫叫声。他猛然警觉，得尽快离开杀人现场。湿地公园树林里静悄悄的，不见人影。他迅速把尸体抛进羊心湖。干完毁尸灭迹的活儿，他逃离湿地公园，走到藏匿摩托车的地方，发动马达，淋着蒙蒙细雨向市郊驶去，很快消失在黑暗中。

当城市的景观灯停止了闪烁，仅有路灯和交通指挥灯的信号依旧亮着的时候，夜便显出了她特有的温柔和静谧。一辆桑塔纳警车顶着绵绵细雨，飞快地驶离 G 城监狱往市区赶来。

“齐亮，我看陈小虎这次越狱不会那么简单，搞不好有人策应。这种人渣上次判他无期实在是太便宜他了。”坐在车里的市公安局刑侦支队重案大队队长赵文华同他的助手齐亮讨论着案情。前者是一位微微发福的中年人，如果不是那双锐利的眼睛，在他身上几乎找不到半点儿刑侦大队队长的影子。而后者恰恰相反，轮廓分明，鼻如悬胆，身材笔挺，瘦削中透出刚健，是个热情、机警的英俊小伙。

“我也这么想，否则陈小虎哪里能那么顺利，轻易将看守的狱警打晕，而且监狱的监控值班人员偏偏在他逃跑时玩忽职守，他才得以转眼

跑得无影无踪，武警在周边搜寻十几个小时也无果。”

让人更奇怪的是负有重大嫌疑的监狱长，在陈小虎从监狱出逃后，独自一人在自己办公室自杀身亡。种种谜团令人费解。所以一大早赵文华就同助手赶到现场了解案情，希望能摸出一点儿线索，忙乎了一整天，到晚上十点多钟才赶回来。让赵文华困惑不解的是，如果没有人在外面用车接应，陈小虎插翅也难逃。从现场勘查的情况看，是摩托车的痕迹，可本市像这样的摩托车少说也有上万辆，车海茫茫怎么去查？但他暗暗下决心，天网恢恢、疏而不漏，不管这只害人虎逃到哪里，也要将其绳之以法。他揉了揉乏累的双眼，打了一个哈欠，看样子今晚又是一个通宵甬睡了。车子已驶近市区，齐亮突然一踩刹车，惯性把睡得迷迷糊糊的赵文华惊醒。

“怎么啦？”

“前面大概在治安检查。”他把警车慢慢停在一长串待查的车辆后面，几个全副武装、荷枪实弹的警察举着“停”字红灯，示意过往车辆停下检查。“我下去看看。”说完，赵文华跳下车走到治安卡点，向执勤民警了解情况。没发现什么可疑迹象，他正打算返回车内，忽然发现对面排队待查的车辆中有一辆摩托车很奇怪，车手身着一袭黑衣，里里外外包裹得严严实实，头盔下仅露出一对眼睛。仔细一看车牌，虽然是本市的，但磨损得很厉害，他心中犯疑，立刻上前盘查。

“同志，请出示你的驾驶证。”他礼貌地行个礼，说道。真是冤家路窄，就在赵文华来到卡点了解情况时，犹如惊弓之鸟的陈小虎立刻就认出了刑侦大队队长熟悉的身影。在服刑时他曾多次暗暗发誓，有机会出来后，第一件事就是要干掉齐云和赵文华，但眼下还不到时候，他思索片刻，觉得没有必要去招惹这个煞星。他想碰碰运气，看看能不能躲过这个难关，他低头弯腰，紧紧握着扶手，驾着车慢慢前移，不敢熄火，时刻准备找机会逃遁。他见赵文华又转身回来，向摩托车靠近，犹疑的眼光来回巡视自己。“不好！看来今天运气差，真是躲不掉这个瘟神！”他心里默默地数着：“一、二、三……”

“同志，请把驾驶证拿出来。这么晚了你到哪里去？”赵文华对着车主连声询问。陈小虎突然将摩托车对准渐渐逼近的赵文华，一咬牙，心

想老子跟你拼了！陈小虎猛加油门，赵大队长来不及躲闪，整个身躯被撞飞数米。

在卡点执行盘查任务的警察被突然的变故惊呆了，稍稍慌乱之后，马上调整过来，围堵摩托车，并朝天鸣枪警告心慌意乱夺路逃窜的陈小虎。

三声枪响把正在打瞌睡的齐亮惊得通体冰凉，头皮发麻。他意识到出事了，马上就明白应该怎么办了，立刻像头惊醒的雄狮，以无比娴熟的动作发动汽车，拉响警笛，迅速进入堵截行列。

一时间，现场犹如警匪大片，负隅顽抗的陈小虎仍作困兽犹斗之状，不顾警告，开着摩托车死命逃窜。他左冲右突，来回躲闪，很快避过多名警察的阻挡，越过几个路障，突出重围，风驰电掣地驶向高速公路。齐亮也不甘示弱，驾驶着警车，嘶声凄厉，一路紧逼。蒙蒙细雨变成倾盆大雨，摩托车车速明显降低，很快被警车咬上。齐亮担心摩托车滑倒，有生命危险，不敢靠得太近，始终保持一段距离，并通过车载话筒喊话劝降。陈小虎大概看出警察的顾虑，不仅不停车投降，反而更加猖狂，加足油门，大有一副拼命三郎之势。两车在雨中追了几十公里，陈小虎见无法甩掉警察的追捕，且后面跟上来的警车越来越多，就这样“飙”下去，肯定是死路一条，与其坐以待毙不如试试运气，他打定主意，准备险中求生，弃车逃离。见高速公路已进入曹河大桥，正是机会，他把牙一咬、心一横，摩托车瞬间撞向公路铁栏杆，只见人车分离，陈小虎在空中转了三百六十度，掉下水深浪险的曹河。齐亮被眼前的险情惊呆了，手疾眼快，猛踩制动，四轮滑出几十米，警车撞到人行道的台阶上才停住，巨大的惯性使驾驶座位上的齐亮头部撞伤昏了过去。

第二章 弱女失贞

他终于如愿以偿了。

望着压在身下的胴体，一种同他性情格格不入、从未有过的犯罪感和羞耻感袭上心头，使他茫然若失。他曾向她发泄全部的孔武阳刚，却毫无结果，一点儿也没能触动她。我现在如同行尸走肉，他想，她已经把我杀了。

徐信义有生以来——实实在在地第一次感到软弱、空虚、凄惶、踌躇不安，对自己毫无信心。虽然他玩弄过多个女人，但今天蹂躏的女性仅有十八岁，这使他有点儿兴奋，还使他没有完全泯灭的良知稍稍有些不安。当然令他更加兴奋不已的还是这个小妖精竟有着自己始料不及的刺激。他竟然像个头次进妓院的老粗一般笨拙和粗鲁，他感到全身虚脱，只有一种欲望，想喝水。

刘莹莹的樱桃小嘴不停地亲吻戴在纤纤细指上镶有蓝宝石的金戒指——这是他对她的回报。她凝视着鼾声如雷的干爹——G市柳江派出所徐所长，这个道貌岸然的伪君子今天终于暴露出了丑恶面目。她露出

胜利者的嘲笑，想不到这条发情的色狼竟然这么不中用！哼！再强的男人也不过如此。她记不清自己是第几次有这种感觉了，可她却清楚地记得那可怕的第一次……

那是两年前的某一天上午。

天气异常炎热，教室里的空气逐渐变得浊闷，窗外树上的枝条全都低垂，叶子纹丝不动，每个人身上的汗味在课堂上久久不散……刘莹莹怎么也无法集中自己的注意力，尽管老师的课讲述得娓娓动听，她一句也听不进去。这该死的天气像是故意与自己作对，越怕热浑身上下越感觉热。门卫大概又睡着了，怎么还不打下课铃？她时不时看看阿彪送给她的苹果手机，恨不得熟悉的微信赶快召唤自己。

下课铃终于响了。焦躁不安的刘莹莹不等老师宣布下课，就像笼里的鸟，跳起来，三步并作两步抢先跑出教室。只见一位人高马大、虎背熊腰、满脸络腮胡子、年龄在二十五六岁左右的男子，笑嘻嘻地站在校门口。她跑出来，阿彪赶紧上前，递给她一杯冰激凌：“给！压压火气，先凉快凉快。”

“真把我热死了。”莹莹接过冰激凌，报以感激的目光和童稚的微笑。

阿彪望着姑娘那双美丽、纯洁、仿佛要窥穿人心灵的眸子，不得不承认这是一双他之前从未见过的会说话的眼睛。他感到从心底泛起一股酸溜溜的滋味，突然一个邪恶的念头在脑海里闪现。莹莹见蓄着平头短发的阿彪两只痴迷的小眼直勾勾地盯着自己，同学们在后面窃窃私语，她感觉浑身像扎了芒刺一样很不自在。

“彪哥，我要上课了。”她把吃剩的冰激凌往地上一扔。

“哎呀，还上什么课？”不待她同意，他拽住她的胳膊就走。

“你把我弄痛了。”莹莹娇俏地嘟起小嘴，用力甩开他的手。

阿彪唯恐到口的雏鸡飞掉，岂肯错失良机，赶紧勾住她的腰，推推搡搡，硬是把她拉到街上。

莹莹看似半推半就地跟着他走，实则非常乐意。甭说外面的花花世界精彩纷呈，就是教室里的浑浊空气也让她受不了，像现在这样有玩有玩多痛快。她一边往嘴里扔多味花生，一边四处观望繁荣华丽的商场。

“我们到网吧去吧?”

“天天上网都腻味透了。”

“不如看电影去?”她看到挂在当街的一幅电影广告脱口而出。

“看电影更没什么意思，现在的电影没什么刺激镜头。”他假装想了想，一会儿像发现新大陆似的说，“不如我带你去一个更神秘的地方。”

“真的?”她用期待的目光注视着他。每次领她出来总会有新鲜节目，这回他又会玩什么新花样?

“怎么不是真的，就怕你没有这个胆量!”他故意激她。

“只要你领着，我就敢跟你闯。”少女争强好胜的心理占了上风。

“好!不愧是女中豪杰!我带你去。”他别有用心地用赞美来满足姑娘的虚荣心。一招手，当街一辆的士停在他们面前。“进去吧。”他耸耸肩，哭一样地龇牙笑笑，为其打开车门。

他坐在前座指挥司机开车，出租车在车流中自由穿梭，马路两旁的高楼大厦向后闪去……从反光镜里映出莹莹一副天真活泼的模样，阿彪内心按捺不住一阵淫笑，他为即将捕获的“猎物”在一步步向陷阱靠拢而欣喜若狂，恨不得立刻生吞了这只“猎物”。二十几分钟后，他们到达市郊一个非常偏僻的城中村。莹莹看看四周有些失望，猜不透他葫芦里装的什么药，现在只能骑驴看唱本——走着瞧了。阿彪就像牵条小狗似的拉着她，在城中村转来转去。两人来到一家新盖的三层楼房前，阿彪塞给房东一沓钞票，鬼鬼祟祟地在他耳朵边嘀咕了一阵儿。房东老头立刻咧开大嘴，露出被熏得焦黄焦黄的大牙笑了笑，连声说道：“这里安全，这里非常安全。”他又很客气地把他们带到一间布置得比较干净的房间里，拍拍床沿说是刚换的床单，离开房间时随手把门也关上了。

她望了望眼前陌生的一切，感觉非常新奇又有点儿害怕。

“怎么不坐?”他拉上窗帘，使本来不亮的室内显得更加幽暗。

“这是谁的家?干吗带我到这里来?”

“你管它是谁的家，现在这里就是我们的家。”阿彪心跳加速，欲火中烧，迫不及待地抱住莹莹，一张臭嘴拼命往她脸上靠。

“不是说带我来寻找刺激的吗?”她有些猜到了他的险恶用心，用力躲开他的亲吻，双脸烧得通红，同时一种被欺骗的感觉激起了她的愤